

肯尼亚最后的割礼：马赛女性的斗争

■ 付可欣 王诗音

在湛蓝的天空下，一个小小的身影在奋力地奔跑着，身后的尘土飞扬。她跑过了敏捷的羚羊，赛过了奔腾的角马，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的地前行，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停下，那充满可能的未来将会戛然而止。就算知道身后的那个恶魔不会追来，她依旧想要拼命地奔跑，远一点，再远一点……

露丝的奔跑： 渐行渐远的割礼传统

这是肯尼亚马赛部落中一位名叫露丝的女孩在三年前在逃出那个生养她的家庭时的真实写照，11岁的她突然被告知马上要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接受割礼成为“成年女性”。作为母亲的第二个女儿，在有了自己亲姐姐的前车之鉴后，露丝清楚地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她想要逃离的并不是疼痛的割礼本身，而是割礼后接踵而至的婚姻。她从母亲口中得知自己将要嫁给一个上门提亲的16岁少年，但是她还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的模样，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喜欢他，他会不会对自己好。而此时作为传统游牧民族的马赛父母正急于关注的是对方的彩礼到底是几头牛和几头羊。想到当年16岁的母亲作为第四任妻子嫁给了62岁的父亲，而自己也即将步入母亲的后尘，露丝就痛不欲生。

“我想做一个飞行员，我还想去上学。”露丝告诉笔者。于是在那样的一天，怀揣着梦想的她选择了逃跑。跑到邻居家再让邻居打电话求救是她全部的计划，但这段平时看上去短短的路程却在那一天显得格外地漫长。

反割礼组织工作人员乔伊斯在接到求救电话后马上向当地的警察局和儿童署汇报了露丝的情况，并在多方协助下将她从邻居家带回到了自己家里安置。就这样，露丝住进了乔伊斯家，这一住就是三年，她有了新的家人、新的朋友、新的一切。适应了新环境的露丝变得快乐了很多，尽管学校里的其他马赛女孩会因为她没有接受割礼而排挤她，但其他部落的同学却欣然

接受了她。“我现在也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她们来自其他不同的部落，我们玩得很好。”露丝开心地说道。

像这样的女孩在马赛部落不只露丝一个，她们为了遵循自己内心的信念，开始与命运作斗争。然而这在20多年前，在割礼率还是100%的马赛部落，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对于过去的一些女孩和家庭来说，割礼甚至是一件值得人们开心的事，因为它的发生意味着一个少女的蜕变，一位马赛女性的诞生。国际组织The Girl Generation的肯尼亚反割礼大使里就有一位叫做安格莉丝的马赛妇女，她告诉笔者，在16岁那年她在家人的“期待”下接受了割礼，当时为她手术的是一个专业的护士，麻药手法也都齐全娴熟，所以在手术过程中并未经受古老手法的折磨。虽然术后麻药退去后仍隐隐作痛，但身边的家人都在为她庆祝，作为同龄人的朋友里面最后一个割礼的，朋友也在为她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她们的一员而替她高兴，她也非常高兴自己可以经历这个特别的成人礼。

“其实割礼现在在我们这里已经很少了，因为2011年肯尼亚法律禁止之后就有很多的活动在反抗割礼。”她继续说道。

割礼斗士：我们不能松懈

当笔者在救助中心进行采访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吸引了笔者的目光。这位名叫伊娃的70岁马赛女性曾经是一名老师，后来又做了一名酒店管理，在退休之后她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救助割礼女童的行动。

“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女孩都必须接受割礼，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年少的那段岁月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是割礼后的女孩生孩子时会流太多的血甚至会导致死亡，这和圣经相违背。”于是她选择开始抗争，“在那个时候，形形色色的救助中心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当警察打电话给我时，我就给女孩安排新的住家。尽管我并不认识她们每一个人，我做这些事



露丝家人和基金会工作人员

是为了她们而不是我自己的利益”。

“我非常感谢索伊拉和乔伊斯，是她们给了我新的生活，给了我重生的机会。”露丝对笔者说道。她口中的索伊拉是一位一直奋斗在废除割礼习俗一线的女性，她于2014创立了马赛女孩梦想基金会，帮助无数马赛女孩逃离割礼和早婚的阴影。

索伊拉早年曾为非洲象保护组织工作，会议开始之前她便发现与会会员依照性别被分为两组，而会议进行过程中，一位男性大会组织者出言不逊道：“女人除了生孩子和在家服务丈夫，还有什么用？”当她说出“我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语句，只得到了“胡说八道！”的回复。认清现实的她，用一句简单的“时间会说明一切”结束了与组织者的交谈。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从此深刻地烙印在索伊拉的脑海里，也从此坚定了其为女性权益奋斗的理想。

救助割礼女孩的路虽然漫长且曲折，但是索伊拉摸索出了最贴合当地割礼现状的救援方法。她致力于在各个村级社区普及女性割礼的教育，并与社区领袖合作开展救援行动。当社区中有人发现秘密割礼的行为，就会向救援中心或马赛女孩梦想基金会报告。当地警方和社区领袖在接到举报后会及时来到报案者家中，保护被割礼女孩，判处实施者应有的刑法。根据肯尼亚法律，任何执行割礼的人，将被处以200万肯尼亚先令（约13万人民币）罚款或20年的刑期。被举报的家庭，通常是从父亲开始被判刑，接着才到其他利益相关方，因为父亲通常是下达割礼指令的人。

马赛女孩梦想基金会现如今为废除割礼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救助的女孩数不胜数，但一个组织的力量是微弱的。索伊拉透露给笔者，她希望在将来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领导来激励

被割礼的女孩子；她希望现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孩们未来也可以投身于保护女孩的事业中来；更重要的，她希望可以与其他组织机构以及政府机关合作，得到来自全世界的帮助，不仅推动肯尼亚一国废除割礼的事业，而且帮助其他有相同情况国家尽快走出这样的困境，在世界范围内消除割礼。

令她欣慰的是，在今天，已经有很多人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她们可能就是曾遭受过割礼迫害的马赛女孩，也可能是本来与这个文化毫无关联的人。他们聚在了一起，像不畏险阻的斗士一样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用在废除女性割礼。

中南屋便是其中的一员。“今天我们中国人虽然走出去了，但没有走进去。我们在当地的融入程度其实非常低，环境破坏、劳工关系紧张、社区冲突、沟通不畅的问题，所有这些东西都阻碍着中国人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当地的共同可持续发展。意识到这样一个隔阂问题，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中南屋，想要创建一个中国（中）和发展中国家（南）对话沟通理解的空间（屋）。我们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把中国的年轻人送到非洲去，让他们参与到一些关于中国人融入当地的事情里面。”中南屋创始人黄泓翔曾在国内的公开演讲里说起了中南屋的起源。

当问起女性割礼项目的历史由来时，机构的青年项目主管张贤双告诉我们，有着社工背景的她在2015年刚来肯尼亚时出于自身对各种妇女儿童议题的关注而结识了很多本地NGO的朋友，当时就有人跟她提起了女性割礼。“我第一次听到时非常惊讶，本以为是早就消失的原始部落习俗，没有想到现在还存在于肯尼亚甚至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在经过更多的资料搜索以及亲自到马赛村多次实地调研和家访后，她被了解到的事实再

次震撼，“印象最深刻的是索伊拉告诉我，她最大的忧虑是这个镇上目前已有的救援中心只能收留8个女孩，救了这么多女孩出来，却只能拜托一些热心的朋友收留她们，而且有时候住了几年之后还要再换地方。在遭遇了这么多后还要继续颠沛流离，她真的不忍心。”所以通过两年的精心准备，中南屋募集到了筹建新的救援中心的资金，并在今年7月为马赛女孩梦想基金会带来了第一批关注女性割礼的14名中国志愿者。

考虑到女性割礼对于国内大众有些陌生和遥远，志愿者们在6月建立了“非洲割礼救援”的微信公众号，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女性割礼的科普和倡导活动，关注人数达到4000余人。在向社会大众收集的对女性割礼态度的投票活动中，总共454人参与，其中432人表示坚决反对。同时，志愿者们还为即将入住新救援中心的女孩们募集到了851件生活和学习物资，以及未来一年的学费。

“建立救援中心只是一个开始，女孩们现在有了一个安全的家，但她们都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家里人不再会支持她们的学费和生活费。而且因为违背了部落习俗，她们也会面临很多的同辈和社会压力，甚至家人的背弃。所以我们下一步计划是进行技能培训、资源开发实现中心的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开展社区教育、导师对话等项目等来实现整个Oloitoktok地区的妇女赋权和儿童发展。”张贤双进一步向笔者介绍了未来的规划。

在“一带一路，公益先行”的浪潮里，笔者似乎也看到了消除割礼的希望。通过中南屋在肯尼亚华人圈的倡导，已有一些中资企业和个人表示了参与后续项目的意愿。相信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真正联合起来的时候，女性割礼将不再是架在马赛女性头上的最后一把刀。



割礼通常由女生家中的传统割礼师执行，很可能使用没有消毒的切割器具，包括刀子、激光、剪刀、玻璃、磨利的石头和指甲。